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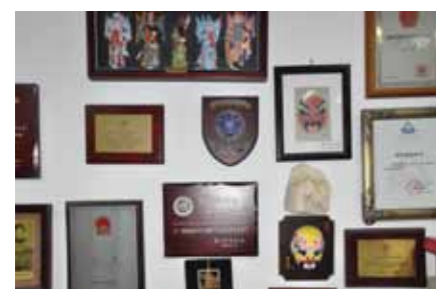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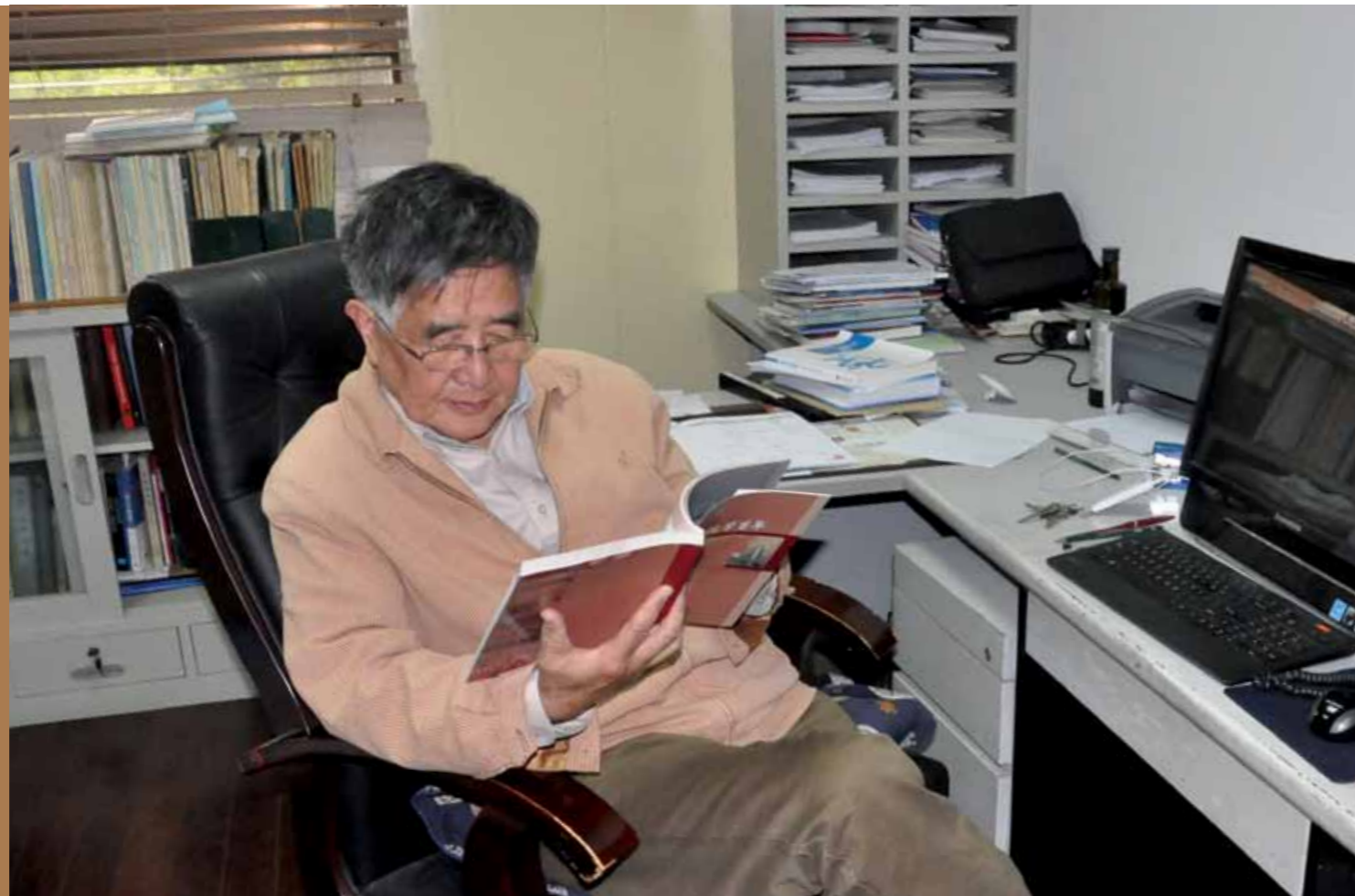
# 江明：读书是苦尽甘来的幸福

□ 本刊学生记者 韩学玮 本刊记者 北纬 摄影 韩学玮

## 书房主人

江明，1938年出生于江苏扬州，196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此后历任化学系讲师，材料系讲师、副教授、教授，高分子科学系教授，1979~1981年英国利物浦大学访问学者。200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09年起任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民主建国会上海复旦大学委员会会员。

现任《高等学校化学学报》副主编，《高分子学报》和《化学进展》等编委，Macromolecular Rapid Communications 顾问编委；浙江大学高分子合成与功能构造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国科技大学软物质化学中科院重点实验室，以及陕西师大表面与胶体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学术委员会主任。



## 从小与书结缘

我们约专访，江老师开门见山：“关于读书，我谈不上有什么见解，谈几个自己经历的小故事吧”。“有的事情还是家里大人讲起的。小时候，我是姑妈带的。她常带着我到亲戚家串门，大人们聚在一起玩纸牌。当年我只有四五岁，如果在旁吵闹的话，大人会非常的烦。但他们说我特别乖，打牌时总是把我往表哥、表姐的房里一放。他们是小学生，当时我还是学龄前，但是就会在那边安静好几个小时。我这本书翻翻，那本书翻翻，也不知看懂了点什么，但几个小时就过去了，所以牌桌上的大人们一再夸我，说从小就喜欢看书，长大以后会有出息。对这个我是依稀有一点印象，所以算是从小与书有缘吧”。

“1954年，我读高中，当时刚刚解放不久，学俄文，我很喜欢。那年春节，我把所有积攒下来的压岁钱，买了一本《俄华词典》，这是我买的第一部自己的书，也是我向往很久的书。当时从家里经济条件来讲，买本字典还是有点勉力的，大人不会给我买。买到书后我激动好久，把书捧在手上翻过来翻过去，真是叫爱不释手。我常常感想，现在的小孩子，像我的孙子外孙，就没有这种幸福感，一本本书，他们还没想到的时候，家长已经给买了，他们小房间里，各种书籍堆满一书架，可大都翻过。我们小时候一般的家庭除了教科书，很少给孩子买的，老年人讲这种书叫闲书”。

## 读书，是种苦尽甘来的幸福

上世纪60年代初，江明刚二十出头，正是困难时期，大家经常处于半饥饿的状态，江明仍在奋发读书。“在宿舍里，经常晚上一杯水，喝下去有点填充感，好让自己专心点。”后来读到好书，他托在国外的哥哥买了本高分子方面的经典著作，诺贝尔奖得主Paul J. Flory写的The Principles of Polymer Chemistry寄回来。在那艰难岁月里，这本书成了他最好的精神食粮。

“文革”期间，江老师作为化学系的“反动教员”被批斗，除了《毛选》他不敢接触别的书了。没有书陪伴的日子，真是度日如年。江明想出了可掩人耳目的办法，于是买了一本《毛泽东语录》的英文版，The Quotations of Chairman Mao，可以练一练英文了。毛泽东语录的中文已经熟记于心，于是看着英

文版就在“中英对照”了，学起来很顺手。1978年夏天，改革开放了，要派遣大批人员出国，学校许多青年教师都参与了选拔，只考一门英文。江明高中大学都没有学过英语，但就是那本英文语录帮了他，让他考了80几分，竟在全校青年教师中名列前茅。

1970年的冬天，非常阴冷，江老师的儿子刚刚出生一两个月，尿布洗过之后干不了，需要烤干。他就把铝制的面盆倒扣在家里煤气炉上，火调到最小，尿布在面盆上烘烤。江老师讲到这里大笑说：“这个可是个细心活，火候很重要，必须很耐心，不然就焦了，把一批尿布烤好，两个钟头是常有的事情。我哪舍得这么长时间离开书呢？”江老师笑着，模仿起当年在灶头旁看着书，边烤边读的情景。“后来每每回忆这些场景，几分辛酸，几分欣慰，发现自己和书简直是不能分开。我们这一代人，知识不系统，学习起来很艰辛”。现在的条件好多了，本科毕业读研，读博，做博士后，做研究，当年我们完全没有这个机会：“读书都是在艰难中自己摸索，自己争取，一步步向前进”，但自有一种苦尽甘来的幸福。

## 读书，我更中意“hard copy”

谈话间，江老师掏出iPhone看时间，很时髦的款。记者笑问，“江老师您是‘果粉’吗？”

“果粉谈不上，但是一些新的电子的东西喜欢用用”。说完，江老师爽朗的笑了。

谈到“电子书”，江老师说，曾经对电子书有过兴趣，但最终还是觉得不合适。屏幕小，字体小，“如果同样一个东西有电子版，有hard copy，我喜欢纸质版，我特别喜欢翻书的这种感觉”。“我自己读过的书，版面完全清洁的可能性很小，我会上面划划弄弄”。边说着，江老师拿起一本书演示起来，手指从书侧面滑过，“你看，这书边上的内容都‘瞄’到了，哪儿有兴趣，就打开细看。这种美妙感觉从电子书里是无论如何找不到的”。“不过我可不想否定电子版文献，我们每天都在享受着小图书馆的电子版，它的海量，它的神速，过去哪敢想象？”

江老师认为，读书是需要伴随着思考的。电子书阅读不过是一种“浅阅读”，没有很深的思考在里面，通常属于娱乐消

装订小记  
 此辞典购于1979年出国前夕。伴余  
 飘洋过海，至今已二十年，为朝夕相处  
 之良伴也。翻阅二十载，多有破损  
 项乃至散页。本可弃之另购新版，可于心不忍，更为避喜新厌旧之嫌，乃费原书二倍之价，重新装订，旧貌新颜，或可伴余终生矣！

1999.1.

遣，速度很快。想要通过网络来系统地读一本书不大可能，思考、记笔记都受很大的限制。不过这种阅读是可以接受的，可以看一些轻松的小说等读物，江老师就时常通过网络平台看博客。但是，在他看来，最好的阅读还是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捧着书，读一读，想一想，写一写。过度依赖网络，“沉下心来读书的习惯可能会被丢弃，这还是蛮危险的”。

聊到兴起，江老师拿出一本英汉字典：“看我的这本字典，现在前面几页几乎破损得不能用了。1999年的时候又把它装订了一下，扉页上我写了一个装订小记”。

文曰：“此字典购于1979年出国前夕，伴余漂洋过海，至今已二十年，为朝夕相处之良伴也，翻阅二十载，多有破损乃至散页，本可弃之另购新版，可于心不忍，更为避喜新厌旧之嫌，乃费原书二倍之价，重新装订，旧貌新颜，或可伴余终生矣！”

江老师说他们那一代学者英文起步晚，口语多半不好，当时“为了听懂英国人讲话，为了听懂上课，是花了很多力气，那个时候BBC的World Service，每天早上有5分钟的新闻提要，我就用卡带录音机把它录下来，然后反复听，把它写下来，哪个词吃不准，就查这本字典”。这本词典自然成了江老师的珍藏。“不过如果是现在，大概就直接Google了。”

### 读书，要有一颗中国心

三十多年前，江老师作为第一批访问学者出国学习；一年前，江老师作为国际化学组织的邀请嘉宾在世界高分子大会上作一小时的大会报告。“这是完全不同的心情”。

2010年，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召开了第43界世界高分子大会（World Polymer Congress），地点在英国的格拉斯哥。时隔30载，江老师故地重游，可谓心潮澎湃。被邀请登上这个讲台作报告，是很荣誉的事，这样的机会我们中国学者等得太久了。回到当年访问的地方，看到记忆中的城市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个人的心境却是迥然了。江老师说，过去刚到英国，胆怯，担心学不到东西；因为贫穷，心底免不了还有点自卑。如今，“我是一个堂堂的新兴科技大国的学者，走上讲台，我代表着国家的进步。”

“这些年，季羨林的东西读得比较多，他的《留德十年》读了多遍。回到英

伦开会的日子里，老是想到季老的那书里的‘重返哥廷根’很多东西真是让人感同身受，他的几段描写给我很深的触动，要是我的文学好点，还真想写点东西呢”。

1979年到1981年，江明以第一批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到英国。这是江明人生的一个转折。“那个时候出国，和现在完全是两种感觉”，因为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极度的新鲜。飞机到伦敦上空的时候，天亮了，正是人们上班的时间。我从舷窗下望，看到了伦敦市郊的高速公路上，汽车全排满了，一辆辆汽车就是一个亮点，把蜿蜒曲折的立交打扮成闪光的彩带，这个场面让我惊呆了。当时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我这一眼，我这一瞬间所看到的汽车的数目，比我这一辈子40年所看到的汽车的总和还多啊！”“当时国内还是物品相当匮乏的时候，第一次走进人家的超级市场时，又是惊呆了。当时就想，我们老百姓什么时候才能过上这样物资丰富的日子啊”。“所以我那两年就是拼命的读书，努力赶上这么多年来掉下的差距。我是出国两年整的那天回来的，一天也没有延迟。心中的责任很清楚，两年里尽量多学一点，回国干我自己的事”。同去的大多数学者也都回来了。“三十多年了，我再没有长时间地出过国，最长的一次也就是半年，出去也都是访问学者的身份，我的基点永远都是放在学校，放在中国，这一点没有动摇过”。

江老师最近正在读一本《海归学子演绎化学之路：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史考》（张培富著，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作者是研究科学近代史的，主要讲中国化学教育的启蒙、起步、发展的历程，记叙中国第一代化学家创业的艰难历程，因为中国传统上没有自然科学，没有化学，所以化学能兴起来，就是这批人”。

“这两年我对这些问题有点兴趣，为什么呢，可能跟年龄大有关系。我感觉自己成长的路上，前辈的科学家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所谓前辈，就指那些比我大二十岁，三十岁的老先生。他们大多已经过世了，包括像苏校长，谢校长这样的人，他们的学问啊，人品啊，对我影响很深。但我发觉现在的年轻人对他们了解非常非常少，因为我跟这些前辈是有过直接交往的，跟着他们读书啊，做研究啊，所以我觉得有责任把我的认识和感受传递给年轻人。”江老师感慨地说，现在的小孩子们没有历史感，不知道我们的国家是怎么走过来的，也没有幸福感，因为条件太优越了，许多东西可以轻易得到，缺少了努力争取的过程，就少了苦尽甘来的幸福了。



### “今日方闲”，一枚尚未有机会使用的印章

江老师还收藏着一枚印章，刻着“今日方闲”四个字。“我本来很想退休后用这个图章的，看一本好书就敲一下，结果到现在也没怎么用”。

“从读书的角度来讲，我很喜欢读一些人文方面的，不是太大部头的，小说、随笔、散文、回忆录，什么都想看看，但实在时间有限。现在不可能做到我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因为本分的事情太多，不断地有事情要做。”江老师开玩笑说，“这个‘自由’到现在都还没有，但我还是期盼着用这枚印章的一天。”

